

1924

年上海

漢軍

瑞麟



無高  
於真  
理之  
宗教

師  
張  
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02668

# 師訓誰肯問津者與之

證道學總會印度馬特到時省

上海證道枝會

中國郵箱九百號

上海靜安寺路三百十六號

# **At The Feet of The Master**

By  
**ALCYONE**



Published by the  
**China Publication Fund**

(No. 5 of the Series)

P. O. Box. 900

Shanghai



## 弁言

嗟夫、世風日下、道德淪亡、禮義之邦、幾流入蠻貊之族矣、推原其故、莫非上而執政諸公、下而食力小民、俱懷自私自利之心、而乏大公無我之見、道義二字、等於髣髴、夫是而不敗國喪身、又將焉待、苟無救世之書出、其何能挽回頹風末俗哉、救世之書爲何、卽此師訓是也、夫仙師本其博施濟衆之心、故不辭勞瘁、一一以道義申明之、子云、掩惡而揚善、書曰、作德心逸日優、作僞心勞日拙、此書各語、無非依是以教人、果手是一編、而能躬行實踐、爲德當不遠矣、諸君乎、誨者旣諄諄、聽者能勿藐藐、則國家之隆、可不待耆卜、企予望之、



( ii )

---

甲子冬臘月望日



林浩華書於春申之浦





## 序言

(iii)

斯書之作者、出於一幼年會友之手、彼齡誠幼矣、惟幼於其身、而非幼於其靈魂、書中之訓語、乃彼受仙師耳提面命、以作其入道之津梁也、彼本其記憶力、筆之於書、然未嘗不慢矣、未嘗不苦矣、蓋彼昔之學問、曾不若今之通順也、

書中之大部分、全是轉述仙師所訓、惟勿疑其爲口授、實照仙師之意思而復作、間有缺二語、或缺二段、均重由仙師所補、要之爲作者之全功、而所贈於世界者、以斯爲首、

是書可補助各人、如仙師之補助彼、是作者之希望如是、苟閱者能



身體力行其中訓示、方可收成效之果、如作者焉、蓋作者自經仙師之訓、故日行而不悖者也、倘於書中成例、循之以爲、行見天門開放、讀者皆步於正途焉、

老夫耄矣、忝膺通神學會長、既受益於仙師、敢書數言、以爲茲書之介紹、

晏彌祕仙氏、書於一千九百一十年十二月、

由虛僞而引入於真誠、

由黑暗而引入於光明、

由死亡而引入於永生之徑、





## 自序

是書非余自作也、此中言語、仙師所耳提面命者、微仙師、自料直難書一字、余蒙仙師之助、亦能躋正途而深進於道、且諸君亦未嘗不願此也、師訓既能助余、必能有助諸君、苟能躬行實踐、則仙師之訓、當可爲諸君助進矣、惟諸君只謂書中訓語、且真且美、則難有益、必也將其所訓、身體力行、方告成功、譬諸餓者而欲飽、必舉手以拾食、若徒注視肴饌而稱美、從不舉箸、是觀之而不能果腹也、所以對於仙師之訓、依其言而聽之、不足以求益、必依其訓而行、苟言語而忘、指悟不得、則失之交臂矣、仙師其能再授乎哉、

亞力形氏序、



# 師訓

## 行正道之四準繩

(2)

一 辨惑、

二 無念、

三 敦品、

四 博愛、

仙師所訓我者何、當言之於左、

辨惑



準繩之首厥惟辨惑辨惑者界乎邪途與正軌之間令人羣進於正道如斯而已殆更有說焉非徒在進道之初也每經一階級須日積月累而至於盡能臻此境是謂成功夫人孰不擇富貴而求但只一生之享受耳且非可恃也人生有事勝於富與貴而又真誠永久倘汝一日觀此事者當覺世界之虛榮有若無物矣

凡世界上人羣可分爲二種一則知乎真理之可貴一則只知繁華之可寶此節具有重要關係無論其人宗於何教屬於何種均無阻礙若知天帝治世界之理則是真知矣其理爲何天演是也倘有觀及此或明乎此者其人不能不助天演之理以度人日高也蓋世界



美之致者、莫若天演之理、人羣之最光榮者、莫若棄富貴、而專以度人爲事者也、

無論其自認爲印度教、佛教、耶穌教、回回教、抑其人爲英國、爲中國、爲俄國、皆無關係於事理者、如既能代天行道、必自覺安能至此、暨何事可爲、且將試行其天理矣、他人未明斯義、故所作每及於愚、苟試發明此天理與之、能令彼自覺其樂、然有不明何爲獨一主義、能常常預備安樂與人羣、及難辨別乎虛僞代以真誠之域、是不能列於天帝之側、由此觀之、辨惑二字、非第一階級而何、

甚者能知斯理矣、能達道而行矣、仍須念念辨分乎虛僞真誠之處、



因事理繁多故也、辨別之義云何、在邪與正、輕與重、虛與實、有用與無用、利己與利世之間而已、

若言乎邪與正、非難擇者、人欲隨仙師、須及早決志、備嘗險阻艱難、而取其真正之價值、但真人與人身、分而爲二、真人之思想、不常與人身相同、設人身思及一事、凝細思之、是否所欲如此、蓋人身亦天帝耳、天帝之所志、人身亦能志之、惟汝必深求此、聽天帝之指揮、毋忘汝之身與真汝、夫肉體界非汝、情慾界非汝、思想界亦非汝、設有之、是各行其術而流於自私、以求其所大欲也、惟汝須分別其種類、辨己之真性、是主人、（因肉體界、情慾界、思想界、皆非真性也）譬



之有一應作之事、肉體界苟思休息、而往游行、果其口腹、吾知不識真我者、必難責於己曰、吾須奮力、吾必爲此、彼知真我者、必曰、爲情、非余所欲也、欲游之心非我之真也、請稍待焉、常有取一機會、以補助他人之不足者、肉體覺曰、幾何煩擾而當此、是不可轉而使他人爲耶、識真我者須答之曰、幸無阻乃公之善事、其爲肉身、汝之畜也、譬諸一馬、汝所騎焉、汝必待之優、慮之周、不使之過勞、飲以清潔之水、飼以良好之芻、甚者稍有泥斑數點、便嚴厲以洗淨之、常加保守、設汝無如斯之清潔、必不能預爲此耐勞之事、亦不能擔負此源源之責、故肉身卽爲汝之乘、須由真人管束之、毋



使肉身管束汝之真人也。

若夫情慾界之所欲、及乎數十之多、渠欲令汝生怒、言劇烈之言、發嫉妬之心、貪於金錢、忌他人之富貴、且沮喪汝志、凡此皆渠之觀念、甚或不止此焉、渠非欲害汝也、實情慾界常欲汝動不欲汝心靜也、然後方有轉變態度耳、果求真人之靜、須杜絕之、其速辨別所作之事、是真人之所需、或情慾身之所欲、

至思想界之所欲、爲思超出人羣、鄙人尊己、如汝不趨向於世事、渠亦試算其自大之心、求一己之進步、仙師之所作所爲、以助他人、不顧也、當汝靜坐時、思想界則令百物叢集於汝腦、務令難得守一之



旨、此爲汝平日之心理習慣、只用渠、不能爲渠所用、由此觀之、辨惑二字、更形重大、汝其守此防範之心、否則難取靜坐之旨、夫天理無偏無黨、邪與正之要、不論其發現爲何重大損失、其正者汝行之、其邪者汝避之、乏學識之士、其評論如何、汝可置而不理、故必窮天地之秘理、苟明之、則一生之事、自與正理、若合符節矣、總之、當以正理爲指南之針、

汝必辨乎輕與重之間、欲分別善與惡之心、須如石之堅定、至於無關乎一己之事、可勿理之、汝其常秉溫柔、仁慈、有理、與寬待、無侵害他人之自由、因汝亦需自由於己身、



汝必辨乎應盡與不應盡之義務，不可因其小而遂忽之也。苟其事是關乎仙師之助人者，雖小尤勝於大，卽如天下人之所名稱焉，既知夫此矣，亦當更求其再深一層，此乃益人之事，仍有輕與重之別也。夫救濟貧寒，解衣推食，雖爲有用之善，惟未若以理養其心而至將來救其靈魂之善也。富者徒知養人之身，若能以理養人之心，以救其靈魂者，惟知道已深，方能爲力。汝今既知之，斯爲汝應盡之義務。

進道之後，無論如何智慧，汝仍有未知之處，故不能不學，又須辨其何者爲世上所應學，至於無所不知，是謂大成，然汝終有一日能達



目的、若汝現已得一部分之智慧、須慎其爲極有用者、天帝乃智慧與博愛合成者、智慧愈高、汝之天帝分身、亦愈顯明、故求學一節、不可少也、獨是須以能助人之學問爲首、且須耐勞、非汝能有智慧之遭遇、獨智慧者能得智慧之助、雖然、汝思得其助矣、苟汝爲一無學識者、雖自以爲作善、有時反爲作惡、

汝必分別誠僞兩途、於思想中不獨真誠、於事實、及語言、尤須合乎真誠、首要誠於思想、然此事殊非易易、因心目中虛僞之見良多、無識之迷信亦不少、若爲迷信之奴、則是剝奪自由、能尋進步者鮮矣、莫因世人執此見爲是、則汝亦執其爲是、毋以數百年來以此見爲



可、則汝亦以此見爲可、及於人所信仰之書中、而汝亦云是、汝必自思此事、自斷何者爲公正、切記之、雖千夫同意於一見、若干夫猶未明此事之底蘊、渠等之意、是爲毫無價值矣、人能行斯正途、須有見解、辨明其爲應信與不應信、因迷信乃世上之一大魔力、汝入迷信、如負腳鐐、其極力掙脫、還汝之自由焉、

汝毋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毋以汝所不知者、疑及於人、亦毋揣度人之疑及汝者、苟人作一事、在汝意爲有害於己、人出一言、在汝意爲有中傷於己、其無急斷曰、渠欲害我、毀我、蓋或人非思及汝者、蓋有煩擾、彼靈魂自受之、思想轉移、亦首繞於渠身、彼自作自受、於



汝無傷也、苟人以惡言侵汝、毋意其爲鄙汝、或傷汝、因或有他事、觸渠之怒、故遇汝而移其怒、是渠之作爲、愚鹵無倫、以凡善怒者、皆入於愚鹵之一途、但汝毋疑之、

當汝爲仙師之門徒、汝之思想、其常反躬自問、能合於誠否、又須設身處地、當己爲仙師、因侍於仙師側、須觀己之思想、能否與仙師之思想融洽、若背道而馳、宜速改之、以仙師之思、爲全合於正、謂其博學多聞故也、設末蒙仙師之列爲門徒者、必難乎其爲此矣、凡人皆可補助於己、須切思之、使仙師處此、其思想爲何如耶、其言行爲何如耶、如汝知仙師必不如此思想及言行、汝慎毋如此



汝須慎於言、精確而毋言過其實、毋歸咎於他人、惟仙師能知汝之思想、或人別有一見解、而非汝所能知者、如汝聽人言語斯事爲抵毀人之論、汝毋重述此、或非切實者、即使真爲切實、亦宜掩人之惡、此仁者之道也、故欲言之先、必三思之、方能免墜於妄語之途也、汝須慎於行、毋文過飾非、因掩飾足爲清潔真誠之大障物、汝當以己身以發揚真誠之光、猶日月表其光於鏡上焉、

汝其辨別利己（卽自私）與利世（卽大公）之界、利己之類甚繁、當汝以爲殺戮一利世利己之心、則其他繼起者、必更强盛於前、苟汝常懷利世之心、則將無地可容此利己之見、因利世之心既充



滿、自無餘隙、以容利己心蹈之矣、

無論各人各物、有何凶惡現於面、汝其辨別之、必須存一天帝於各人各物中、（天帝者、佛家所謂佛性、道家所謂玄神、儒家所謂天良也）汝能補助各人羣、因各人皆具一天帝、亦可號爲人身中之天帝、倘能思及如何可以激發其天良、如何可以趨向於天帝、由此行之、自可救人羣於陷阱之中矣、

## 二 無念

世界上之人羣、凡未受仙師之訓育、未處仙師光明神聖之地者、多難得無念之準繩、因每每誤會、以念爲真我、設有取去渠之所愛所



惡、則必自以爲絕己矣、獨是曾受仙師之訓者、自覺無絲毫念心、只顧摹倣仙師之所爲、果汝有斯機會、遇仙師而面語汝、而立志於無念、辨惑篇中不云乎、有一物爲天下人羣所希望、是富與貴、然非有價值之物也、以上所云、非奧妙者、汝能了悟乎此、必能止各種欲望、苟有人焉、棄却己之繁華、只求超出、免輪迴之苦、此錯誤、汝毋墜斯阱中、汝能空我相、自然無我解脫之見、及無我入天堂之見、（佛教有云、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是也）凡是我見、無論如何、高尙皆爲惡見縛束、毋我見之後、方合於代天帝作事、造福於人羣也、當各我見滅矣、惟仍具一欲望、以驗己事之成效若何、譬諸汝補助





別人、欲觀所補助於人者幾許、又欲受者之意亦如此、且欲思人感激汝、則我見仍在、猶未篤信無我、（俗云、施恩莫望報、望報莫施恩、）如汝盡心力以助之、必有成功、惟能目見否、是在不可知之數、汝於天然之理、其知之詳而審之周乎、夫爲正途而行正、非要福而行正也、爲應作而作事、非望酬而作事也、汝既本不得不爲蒼生造福之旨、其挺己身爲世界上服役之人歟、

母趨重於神通、（神通者、六通之謂也、六通爲何、卽天眼通、天耳通、宿命通、漏盡通、他心通、神足通、）如仙師知汝可受神通之地位、神通將自來、惟未至其時、而強力使之來者、則煩惱自必因之而至、間



有挾斯神通、而爲天然之妖鬼誘入於邪途、且自誇永無過者、其實枉用己力、爲他人所嫁衣裳、是以神通之來、必來於汝道德發展之日、仙師知有益於汝、將告汝以保此之道、然於汝無補者、縱有、不如無也、

汝其極力防禦一定之瑣屑欲望、因在普通人事中也、毋思榮耀、毋顯巧思、毋好爲人師、與其多言、毋寧少說、倘汝之思想確切、仁慈、及助人、則可、未言之先、須三思能具以上之三種否、如無、其作金人之緘、未依仙師以前、其具三思之習慣、慎言語、毋作子虛烏有之談、毋言空穴來風之語、蓋有傷於道德也、習於聽、毋進意見、直接而問者



無論矣、道德內有一科、求學、精進、立志、及守默、然四者之中、自以守默爲難能而可貴、

其餘之普通欲念、思干預他人之事者、汝其嚴厲拒之、他人所作所爲、與夫信心、無關汝之事務、汝其聽人自作、人皆有自由、思想、語言、及作爲之權、但汝毋廁身其間可矣、汝如以爲是、亦不欲人之擾汝自由、然須允許一自由於人、因汝無評論他人之權、若汝思彼之作爲、不合於理、汝能籌畫一機會、以禮而靜告以己之思想、是則可釋彼之疑、惟情景甚多、此亦爲一不正當之干人事、要之自治其身可也、且更有甚者、卽在甲之方面、而細談乙事、爲極可鄙之行爲、



果汝觀有害及孩童、禽獸、則應盡汝干涉之義務、或觀作奸犯科者、其訴之法律、如有以子女授汝管治者、此汝之責任、須出以溫柔、解釋其過憾、若除以上各種理由、宜自管汝之職務及守默靜之美德、

### 三 敦品

敦品之指南有六、皆具特殊之需要、而受仙師之所賜者也、其類爲何、一曰治心、二曰修身、三曰忍耐、四曰樂觀、五曰專一、六曰篤信、以上各號、余知所釋者、間或不同、余以斯號爲準、實由仙師解釋者也、

### (一) 治心

夫欲求無念、必先自治其情慾界、卽思想界亦然、鑄冶本性、使涵養



功深、忍耐而毋怒、臨事而毋燥、安靜而毋亂、與夫達至神經地位、因神經能受細微之激刺性、是爲最難之末節、蓋汝常預入於正途時、汝之知覺力、自較他人更甚、則凡聲音震動、極易擾汝、事縱小而受敏烈之激刺、未始不過於人、惟汝須努力進行、務底於善、

凡進正途、必多煩難阻汝、苟心能安靜、可無懼焉、夫是之謂鎮靜、故雖遇世所難免之煩、亦可減抑之、若與世人同途、則由細微之事、可至極大不絕之煩惱、仙師之訓曰、由外境侵入之煩惱、一概置之不聞不問、如煩惱也、憂慮也、得失也、疾病也、凡此皆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不加喜戚於其心、方免擾心之和平、蓋皆由前生之因果



而來、既來之、則安之、是以修道者之義務、當以安靜在躬、樂觀在抱、爲德、須知逆境者、無異白雲蒼狗、瞬爾而逝、要之前生之果、非今世之因也、已定難移、徒苦奚益、盡力爲善、百祥自降、則今世之幸、豈難轉移之於來世哉、

毋令憂戚集於汝身、因汝一憂戚、可令旁人不樂、蓋憂戚之氣能感人、在理不應爲此、當憂戚之來、須置之度外、不獨此也、仍須管治己之心理、其毋使汝心多出位之思、汝如作爲、其存思想於心、方能盡善盡美、又須存善念、倘無事時、則善念自然現於事實、



用汝之思想能力、（人之思想、有權力施之於別人、如催眠術之類、）常存助世道之見、試思之、如有人焉、在憂愁之中、望人扶助、汝可以樂觀存想施過於彼心、汝毋驕、驕由於不智而來、不識不知之人、常思以己爲大人、且可行大事、獨智慧者、則知主宰之天帝爲大、且知凡美事者、獨天帝能爲之、而不敢邀天之功、以爲己力、

## （二）

### 修身

苟汝之思想正大光明、則不必多省察汝之行爲、須謹記、果有用於人羣、言行必正、毋或怠惰、孳孳爲善、凡事當身體力行、勿倚賴於他人、倘他人自願代勞、亦可自治其事、毋干預人之法則行爲、補助人



之不足者不與焉、因干涉人事、世人所難免之習慣也、

如汝爲高尚之行、毋忘應盡之義務、因義務不盡、難行高尚之志也、如事出乎理外、則勿理之、倘汝當造作之時、不得不求其善、其以爲的確而具正理者、行之、若人云亦人、是他人之思想、或有未到處、無尤而效之也、爲仙師之徒、行道德之事、平日義務、自須取勝於別人、

(三)

忍耐

無論各事、汝其具充滿之耐性、視乎別人之信仰、如己一轍、因彼之教、無非高尚之道、苟汝以所信之教、而欲補助各教、須於各教之內容、瞭如指掌、且須習得一完全之耐性、尤先祛除固執與迷信、去其





儀節、（儀節者、各教之瞻仰禮也、此爲一種外觀、與教內無重大關係）若視之過重、苟他教而乏此者、必鄙其爲惡矣、雖然、倘人專守儀節者、汝亦毋毀之、聽其自然、爲求不礙真而已、汝旣明儀節爲外觀、人難強汝信之、然汝亦不可強人、凡事須從寬、毋從嚴、因汝之智覺已開、覺前所行之儀節、爲極無理由、汝見或確、然汝旣難從往者之行徑矣、幸毋絕其路、以阻後人之行、因彼有彼所立之地位、彼有彼之用處、在己而言、譬諸孩童之習字者、其初必用方格以爲法則、及其妙到秋毫、則可棄格而不用、由此觀之、則儀節者、汝前未嘗不經此階級、今不過貫通斯道、故視爲廢物矣、昔聖賢有云、當余小時





言不離乎幼童、行不外乎幼童、思不出乎幼童、殆其冠也、可無效法於往日之事矣、如已長成、而忘幼時之行爲、是難施教於人、補助於人、夫寬厚待人、溫柔遇人、無論佛教、印度教、禪教、猶太教、耶穌教、回教、須不分軒輊以待之、

(四) 樂觀

樂觀須先樂受、而抱守一之旨、姑勿論因果之苦處如何、當樂受之、受損失有若榮幸、由是司因果之神、自以汝爲值得補助、苦雖極、猶存感其未甚之心、如汝於仙師不能大用、則前生之惡果、非至受盡、無能自由、蓋許身以代仙師作事、所望無非因果速解也、在一二生



之間、將前之惡因、一概消滅、免延至百世、而尤有餘燼、人咸具此心、苟出以樂觀受之、環境雖劣、其奈我何、

其二者、毋視爲已有之心、因果或將汝最愛之物、最寵之人、盡掠而去之、亦未可料、若其來、亦須樂與、毋效老馬之戀棧豆、倘爲仙師之徒、勿過於憂、憂則仙師難以神力施汝矣、（因有憂戚於心、是清明不在躬、仙師之神力、自難施及於汝、）由是當以樂觀爲箴規、

（五）專一

人當以代仙師濟世爲專一之志、間或世上有事應爲、未可逆料、惟此志向、誓難磨滅、爲仙師起見、而作公益之事、無事能礙汝、但須盡



心力而爲、以底於善、前聖有云、凡汝作事、其盡心力、爲天計、而非爲人、當作事時、常存仙師鑒臨之心、則無事不成、此中之意、有識者必了悟、聖經亦云、無論手作何事、盡汝所能而爲之、專一之志、尙具一解、因世上無論何事、一息不能轉移、汝之向道心、不爲世所誘、非世上之歡樂、世上之幽情、可能誘汝、與道合一、亦與性相同、不暇思索、而言行皆發乎本性焉、苟欲脫離乎此、殊非易易、有如脫離汝身之難、

(六) 篤信

汝其篤信於仙師、亦須篤信於自己、果能與仙師會面、雖經歷數世、



仍然篤信、若未得見、亦須實行篤信、否則難助汝、苟篤信心足、自可施其愛力以臨汝、

汝篤信自己、而謂自知之明、實不自知、汝之所知、爲何如耶、譬諸粒穀、常陷於污泥之中、汝之真理、爲天帝神火火星之一、天帝至能至聖、在汝之身、苟知此理、具大志、無事不能成、汝其立志、謂人所能爲者、余必爲之、余亦人耳、余身亦具一天帝之分身、苟余立志、余亦能有爲汝之志、當如百煉之鋼、方能履道之途、

#### 四 博愛

四行之中、以博愛爲最要、如以博愛爲珪璋、則三行可易如反掌矣、



否則具三行而缺博愛、斷難成功、博愛二字、人常謂出輪迴生死、與天帝合一焉、若以此而解之、博愛之義、只得其半、且流入於自私、似乎立志欲收效果、是立志之心、不留餘地、以容納其他感覺矣、不知博愛之旨、實與天帝同心同德、絕非厭世與苦、方有此博愛、因汝愛天帝之篤信心、故執天帝之行、行天帝之德、博愛之謂仁、天帝仁也、汝欲與天帝同心、非以無私博愛之仁爲主不可、

世人有見解二、一爲博愛物、二爲常留意以助人、

首須無傷生害物、關於愛物之旨、宜留意於三罪、其罪爲何、一曰口過、二曰殘忍、三曰迷信、斯三罪在世上、種害非常、而與博愛處相反





之地位、無論何人、以天帝之仁爲心者、不能不杜絕此三事、觀於口過者、卽如播弄是非、其生惡念以遺害於世上、無論何人何物、有美亦有惡、美與惡是天所造成於世上、苟專心於何方、其彰必著、若存惡必阻天演理、存善必助天演理、是助道與及阻道、在乎人之存心耳、如專向人之惡處着想、難免不同時行此三惡事、

一

汝不立善念、反將惡之思想、感發於汝左右之人、必增多惡念於世上、是加世上之苦也、

二



受汝所傳惡念之人、彼心倘再加惡、勢必養成其惡性、則汝所施於同羣、其罪更甚、夫世事常有誤會、汝之所惡、實未必惡、汝以爲彼惡、遂加之以惡念、而實其惡、倘彼之存惡無多、而成此充滿之惡者、未始非汝所加之功也、

### 三

汝不爲善、而常存惡念之心、非特礙汝之進步、有識者、必以汝爲醜而可畏、而非美而可敬矣、

夫既有傷於己、人亦受其傷、彼心猶以爲未足也、於是播弄是非、其心無非欲引誘多人以助長其惡、出其奸猾懇切之面、語其殘忍是



非之言、望衆人之信、既得信矣、遂合衆人之惡念、加於受中傷之人、  
久而久之、卽千萬人亦加惡念於渠、由此觀之、萋菲之譖、其罪可想、  
汝其戒絕之、毋傷別人、人有以中傷之語語汝者、毋聽之、苟聽矣、須  
婉爾答之曰、事或非眞、果其眞、爲善者、亦當毋揚人之過、

至於殘忍一事、可分有心無心二種、有心者、是立志令別人別物受  
苦、世上之罪、莫大乎是、蓋此項行爲、魔鬼可作、人類難行、或爲辯之  
曰、人或不至於殘忍、惟每日之中、人常有此事發生、查教者、（昔者  
天主教規、以人有入耶穌教者、殺無赦、故使其徒出而調查有無叛  
教者、名曰查教、）以助教爲名、有行此、科學家（如解剖生物之類、



有行此、爲教員亦有行此、凡以上之人、皆以守規而自命、不知多人爲之、過卽爲過、非風俗使然之語可辯、因果不以風俗爲言、因果以最慘酷之公律、而施報於爲殘忍者、人當以不傷人爲善、印度亦不能以風俗洗其罪、（此書出在印度、故專指印度而言）如立志以殺天地之生物、而美其名曰獵、及尙武精神、亦不能辭殘忍之咎、向道之人、必不爲以上所述之事、以天帝之愛心爲存心、苟有機會反對殘忍、其挺身而出、且言語中亦有殘忍、不獨行爲然也、人有出言語以傷人、與殘忍之罪無異、余思向道者不肯爲、惟無意中出一傷人之語、與存毒心傷人亦無異、所以時加謹慎、毋犯一時之悞、



或出於不知、因人心常懷貪與自利之見、或少付款於人、只知自利、而不明受者之苦、或因自利之心、以致薄養其妻子、或但求無厭、不思多人受害、不以一舉手之勞、而依期發薪於工人、殆至延遲一二日、使人多受一二日之苦、設彼不知、而不留心令人苦惱、是不將己之舉動、爲受苦者設想也、因果之報、不以人之作惡爲忽略而起者、是故欲進道、未作之先、不能不將效果、細加設想、方免無心之殘忍、失之大者、莫如迷信、常令生極慘酷之殘忍、爲迷信之奴、欲迫智識者、從之而迷信、試觀之、以禽獸爲犧牲品、以人非肉食不能滋補、而恣意烹割之、則迷信之限制於不幸之人類、而在可愛之印度也、夫



迷信之劣處、能生無人道之心、甚至萬物與兄弟、亦不競如是、迷信之魔力、非負罪極重乎、汝須兢兢自戒、無存少許迷信於心、

以上大罪、汝其避之、蓋有傷天地之仁心、足礙汝身之進步也、惡不獨戒、善須樂從、常存立功於心、時思作善於人、不獨人也、禽獸草木、萬物皆然、自謹其德行、各小方便法門、能令汝成爲習慣、倘樂善之心、刻刻不忘、則稍有行善之機、自難失之交臂矣、欲與天帝合德、是難顧己利、只顧世界、己身當如徑道觀、待天帝將其德行、由汝之徑道、施及於人羣、

夫向道而行、具一生命、全不爲私而爲公、即存無我見、然後可以方



便世人、已如天帝之筆、天帝借重汝、而捨其博愛於世界、因無筆、天帝之意、莫由達矣、已又如已燃之火、將愛人羣之志、普照於世上、智慧令汝助人、心智須爲智慧役、而博愛以仁爲心、汝之志向、須爲仁役、汝之行、應若此、合以三德、而成曰智慧。仁。人欲專心向天帝者、不能不以三德爲旨、補助世界。

獲仙師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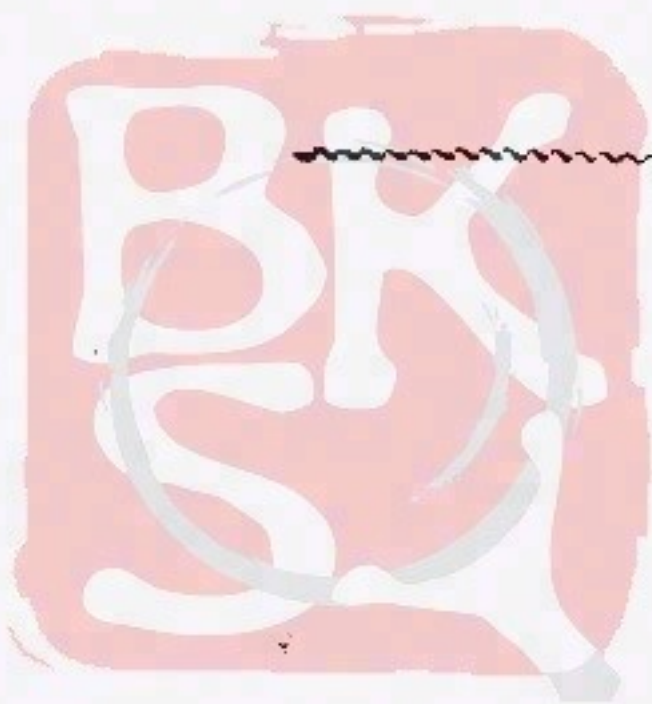
得天帝之光、

在紛爭之中、

而靜聽仙師之命令、



處人羣濟濟，而覩仙師之小號，令  
當聲歌繚繞，而聆仙師之細語言，





原印行者

亞利亞氏 威山拿省  
握華微特氏縣

繙繹者

三水林浩華

校訂者

求真者

總發行所

上海通神學會

問津處

上海證道學會  
中華郵箱九百號

上海赫德路口靜安寺路一百十六號



## 證道學會

(ii)

證道學會於一八七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創設於美國紐約城，一九〇五年四月三日，成立於印度馬打刺省。本會純爲研究真理，從精神界以求大同之機關，毫無宗派色彩，只知反對物質主義而使宗教復活。

本會宗旨有三，列舉如下：

第一——本會以世界一家，民吾同胞爲主旨，並無種族，顏色，宗教，男女，階級之歧視。

第二——本會從事研究各宗教學，哲學及科學。



第三——本會探討玄渺難解之自然定律，及人體之蛻能。

本會由世界各教徒與非教徒之贊成上列宗旨者組織而成。因欲消除宗教上之爭端，乃羅致善意之人於一堂，而不計其宗教意見之何若；且發願研究真理，而將研究所得公之於世。其結合之主旨，不在共同之信仰，而在共同作真理之探討與發揮。以爲真理當由研究反省，潔行專心於高尚之觀念而得，一如獎品當自動的努力求之，不若信條可用權處置也。就信仰言之，信仰並不是盲從，乃個人研究與感悞之結果，故當置於智識之上，而不宜出於武斷。本會容納一切宗派，雖反對之意見亦所歡迎，對於一般無識者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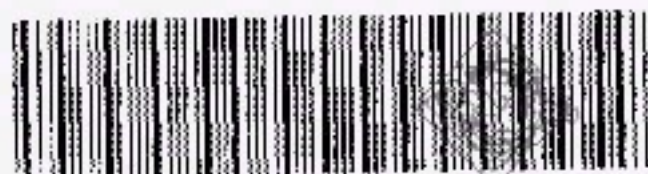


積極開導之，此乃本會職責，實無若何恩惠之可言，且認世界任何宗教乃一種「神靈」之表示，故當推究其任咎之由，與其感化之功。總之，「和平」爲其職志，「真理」乃其正鵠。

真理爲各教之基礎，非某一教所得而私有；此證道學者真理之總匯也。生命澈悟乃其哲理，本此哲理而發揮正義博愛之精神，證道學由是而演進焉。本會以爲生命不滅，死者乃其軀殼，以精神的科學貢獻於世，使世人明瞭精神爲生命之主，身心爲其僕之義。更以靈智闡發各教教旨與其聖經焉。

證道會員皆研究此等真理，而證道學家則努力於真理的生





A541 212 0022 0266B

(v)

活。凡有意研究真理，志氣遠大而富有堅忍耐勞之精神者，皆得歡迎爲本會會員。使各會員成爲真正的證道學家，則本會之厚望也。凡欲知本會詳細情形者請直接函詢本會書記，必能得到滿意之答復（如何處聽講及閱何書之類）。通訊處如下：

上海郵政信箱九百號證道學會。